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丁亥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明昇率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

復不能從旣而蜀將吳友仁寇興原
上乃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陜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穉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衂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

俾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宙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仍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脩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禮部尚書攷祀郊廟社稷日月諸神冕服并百官陪祭冠服之制

禮部議奏

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從之

製玉圖記

俱以蟠龍為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以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畢事無所為而去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收鼓至

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所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州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爲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脩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甃石爲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圮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者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當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何爲矣

卿其勉之。

命各行省設科取士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爲定例○建奉先殿于宫門内之東○戸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中書省奏給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俸開端○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命中書省戸部定文武官歲祿○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猺賜帛有差○詔定武官襲職之令

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沒於王事者給全俸候長襲職著為令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於陵寢不許祀三皇廟

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

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帝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偏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亦不祀禮部復定議令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祀漢光武洛陽縣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祀唐堯曲阜縣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祀神農寧遠縣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

祀黃帝。咸陽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帝。三原縣祀唐高祖。醴泉縣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宗。涇陽縣祀唐宣宗。歲祭用仲春仲秋朔。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爲常式。

閏三月甲子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供禁、豈可假以

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意也

諭省臺辨人邪正

諭曰朕謂人曰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驕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驁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上嘗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暠參奏事

上見之遽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閤始命寧等入見

平章楊璟進次碧塘不利

是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横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大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繩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李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丙戌穎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雖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攻破之世真僅以數

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癸卯傅友德克綿州

傅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將至友德乃

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

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

順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

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乙卯詔免江西秋糧○乙亥詔免兩浙秋糧○六月

壬午傅友德克漢州

友德兵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已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初蜀人命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凢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

大敗之遂扳漢州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德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

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反得友德木牌於江流延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先是僞蜀丞相戴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靑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

率精銳出黒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砲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出庚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

會于重慶

戊戌蜀偽平章丁世真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
世眞令番冦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
與世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
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
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眞攻圍
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眞復攻西門日且暮
顯忠被傷累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
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
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眞
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

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階文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世真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傅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真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

諭曰吏部衡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辯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巳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

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毋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効力。若敺之拒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

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與毋彭
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奏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
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
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
降表于京師
壬寅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遣使貢馬上蒙古所
授印章宣勑金牌及獻賊殺劉益之賊
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
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嬴城以益爲指揮同知
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
下擒彥翬殺之保保走吶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

與高權衛事至是良佐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欵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賚有光感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乃推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劣微懼弗堪於荷負況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吶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虞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

黨八丹知院僧兒楲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授前元宣勑金牌總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上以吳立張良佐[illegible][illegible]爲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定擬職名奏聞銓注

戊申製宴享九奏樂章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上命協音

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鼓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辛亥編存心錄成

上謂諸儒臣曰朕閱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尤編所載善惡豈惟
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遣使齎書諭吶哈出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
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吶哈出曰前者萬戶黃
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賢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
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
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
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
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頴羣盜
徧于中原僭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貞一

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放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衆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

出尙留不遣。

遣使命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旣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命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況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脩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延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度

定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

祥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上以劉益之变而元臣吶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

仍遣雲諭祭劉益

庚申潁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躪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巳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率其屬降友德撥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分兵徇下川蜀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淸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榮遂率耆民詣軍中降

洪武二年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先丙申歲王師下建康或勸福壽遁福壽曰我[illegible]

臣與城存亡竟死之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

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

國雖無甲兵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

令有司歲時致祭

謫國子祭酒魏觀爲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爲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

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

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

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實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

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非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

同參伍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國朝所制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胙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襍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

[illegible]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illegible]
[illegible]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
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
知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
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
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
喜謫瀕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緩皆譴
遣佛菻國故民捏古論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
洪武諭其國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來朝
表言安南侵其土境乞賜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占

城乃聲敎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已令安南卽日罷兵爾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似助爾相攻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有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華語可敎音律者選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八月癸巳浡泥國王馬合謨遣使進表箋貢方物○己亥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

故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
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
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
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
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己酉高州海寇羅子仁等作亂通判王名善以被執不屈
死雷州衛遣千戶黃壽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庚申三佛齊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十遣使奉金表貢方
物○冬十月庚辰令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聞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
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

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諭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上嘗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旣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illegible]咸爲聖

子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上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

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趾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宰慚而退

辛未諭省府臺臣謹備胡戎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册。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上嘗觀大學衍義。至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鼂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陳。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上嘗與侍

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聖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則術終亦窮

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受。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處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泄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湥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

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訹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刄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卽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埒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　祖來隨秩入貢。詔賜　祖來等文綺帛、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諭指揮郭英等保身與家之道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
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
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
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
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
分植財如置田穫稿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
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
勞於國朕旣酬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
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曰陛下訓飭臣等切
至銘刻不敢忘也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主事○命官

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無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爲民害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爲軍

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還京論功行賞

詔潁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

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
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
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等。都督僉事何文輝。僉
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
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
諭璟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
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
竄滅鑑人。莫我知。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
彼使知我虛實。雖錡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
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罩屋寨。久不
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

過趙庸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寧兵。取桑植容美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垕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由成。今不汝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杖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脩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進。非潁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劍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功過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

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爲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况敢希重賞乎。

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盗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頼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

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寛恵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戸部尚書

詔定官民揖拜禮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爲禮乃

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爲儀式申禁之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瑣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使臣斡的赤剌丹八兒山

賚文綺紗羅有差

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

詔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爪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粵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舊疆遂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

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啣璧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即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人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禕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

甲子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二上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宜

方四方。故有此賜。達等謝何以當。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荅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詔犯罪當謫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命靖海侯吳順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撫

拾主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己自脩以圖後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保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議邊事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遯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人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鬬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

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

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

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

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

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

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

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

欵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

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吳良攻五開銅鼓潭溪古州諸蠻誅其首惡撫其餘黨凡平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周德興等討楚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己卯諭羣臣各盡其職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呂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民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鑑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

丙戌安南陳叔明遣使朝貢郄之

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表將入見上事曾省取其副視之日前王乃陳日煃今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召尚書詰之盖叔明逼死日煃

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脩貢以覘意汝霖不敢隱具言之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却其貢不受

定四川茶鹽之制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耨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三百八十七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九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煎辦餘悉并罷之○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碉門

永寧鈐連諸處所產之茶各剪刀粗葉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氊衫朱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鈐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

詔從之

高麗國王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望

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即遣使護送至

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頭爲

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爲禮卽引手於後退却若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卽位初卽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爲儀節令須示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息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以禮部王事魏觀爲蘇州知府○都督盧玉遇王保保於

王剌河擊敗走之○夏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

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聚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搆爲盜至是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中書右丞王溥以建言物異來言斥之

王溥進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乾舌嶺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物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天旱命宮中蔬食遂大雨

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禮畢還宮皇后妃嬪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禾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

於念慮之間。命茲大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六月定宮官禁令○命禮部議宮儀女職之制

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宮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尚之事。尚宮局掌導

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尚儀局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尚服局掌宮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尚食局掌供內膳總司醞司藥司供之事。尚寢局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之事。尚功局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珎司綵司計之事。宮正司掌戒令責罰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剌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于

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篤山口。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勳考課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文選。二曰司勳部。掌官制。三曰考功部。掌考覈

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穀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祠祭醫藥喪葬僧道度牒三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廄驛甲仗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鹵簿馬政車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鬭毆稱冤二曰

都官部掌徒流戒諭審決三曰比部掌贓罰凡犯錢糧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四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捕亡詐偽略誘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城垣工匠二曰虞部掌捕獵窒冶爐冶軍需造紙鼓鑄三曰水部掌水利水害壩閘橋梁舟車四曰屯田部掌屯田墾田圩岸廨舍竹木薪炭各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其政務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剌莽來虜部落驚潰

復進至臚朐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

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

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

章覘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

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

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

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

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

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

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

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

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為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歿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蔕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為禎祥盖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蔕之瑞獨見如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蔕之瓜皆是也卿等援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致[illegible]

物之禎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禎祥不在於微物遂爲贊賜其民錢千二百

作鐵榜申誡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須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

之意。其目有九。一凡內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并總小旗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二凡公卿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凡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山塲河泊茶園蘆塲及金銀銅錫鐵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凡公侯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剌面劓鼻。家產籍沒入官。聽使之人。皆發南寧充軍。六凡公侯之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官產財物。並依倚勢欺毆人民處斷。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

家不許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凡公侯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秋七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高麗王顓請發兵討耽羅國賜璽書止之

高麗王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簡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顓璽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卽位之初遣使止遁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
疑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
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
矣
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
爲令從之○八月貴州宣慰使靄翠請討部落隴居不許
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
府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謂
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
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靄翠所請
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

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地震自癸未至乙酉日○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古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欵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

洽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逆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愼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詔中書省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顓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

齊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盞龜貝玳瑁之屬
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
每歲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
詔自今襍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以贖其罪
也○詔中書省自今驛傳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
司務加存恤以驛傳繁重有以夫馬破家者○冬十月甲午遣使諭高麗
王顓
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
延安荅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顓至是
顓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
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湑

等先至京師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荅里往諭此意令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尊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浡尼三佛齊暹羅斛眞臘

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
至。以
旨咨諭其王。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詔曰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將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
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
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
五年矣。雖嘗蠲其四歲租税。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
申飭有司。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
糧。盡行蠲免。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

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賞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諭之曰。爲將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十二月甲戌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請編類欽錄頒為書從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凡詔敕錄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為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匱藏敕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壬辰禮部侍郎曾魯致仕卒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

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曾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逃。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遣使書諭故蒙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頴蘄黃閭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

可嘉尚令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實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亙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癸丑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

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臣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若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諭來朝守令

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

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勞累歲

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卽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愼之。黜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參政（以其巽柔怠政也）○置西寧衛，以朶兒只失結爲指揮僉事○諭聲色之害，諭儒

臣詹同

上謂儒臣詹同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

使臣譚應昴稱陳前王日熞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爲國人所立上曰日熞既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賜

應昂等紗羅夏布遣還
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死罪輸作臨濠
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
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
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
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
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為太僕寺秩如舊始定養馬法
以監令唐元亨為太僕寺卿監丞孫模為少卿命應天
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江北以便水草一
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為種

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毎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時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廵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爲殿最焉

閱武教場諭諸將毋得縱恣害民

諭曰兵民相資汝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皆出於民也民勤若衣食常有不足無知害民民受困斃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

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别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上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吕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盖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

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
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三月癸卯頒賜昭鑒錄于諸王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
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王
傅文原吉翰林編脩王僎等續脩之至是書成太子贊
善大夫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上謂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
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
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
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故令卿等編輯此

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
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所望也
夏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
行省叅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爲福建行省
叅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
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
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
以慰都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望於
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五月壬寅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敘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康寧盖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巳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强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胡元之俗去姑息

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
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
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
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
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錄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於
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稾至今方
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
自非博採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
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
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於戲其敬

承之。於是須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茍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倒典刑。幾於亡商。

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凡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徼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淮安侯華雲龍請設塞上諸關守禦從之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相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閻濟為國子助教○盱眙縣民進瑞麥凡十六本皆一莖二穗監察御史荅祿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兆國家之福而為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必

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屬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靈且

新麥之登尚薦宗廟況瑞麥乎上曰以瑞麥爲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宗廟

六月甲申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秋七月壬子以中書左丞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時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丞相胡惟庸言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皆不陪祭

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其見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以儒士桂彥良為太子正字○以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贊善○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乎民彝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若不追尊前古何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

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爲道統孔子顔曾思孟相傳
而爲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
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爲帝王之所崇豈
但陰隲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著之
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
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
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
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
教修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
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
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

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詔禁四六文辭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儒臣

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爲千萬世法漢魏間猶爲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丙子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

陳德及鞏昌侯郭子興進兵至答剌海子口遇胡兵擊

敗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其同僉輿都等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千餘頭餘衆潰去

乙酉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及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己丑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賫勅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易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蕩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去處皆有房宇妻妾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情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决勝爾又失筭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单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黄金横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乙未復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

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爲之備。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于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慎焉。發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從七品〇壬寅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歷。

乙卯命諸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决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戊午鑄太和鐘成

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為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

以龍簴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然未有以名之禮官奏曰昔皇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壬戌改臨濠府爲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爲中立行大都督府○高麗王顓遣使貢馬五十匹却之

高麗王遣其大獲軍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匹甲兩言道亡二匹及馬至京乃如數詢之云私馬二匹欲進東宮因道亡遂以備數上以其不誠却其貢賜顓璽書責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義等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欵附。詔定土官家用祭服公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六明律

上既命頒行律令。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錄二十餘條。條進覽。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于唐。一曰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徒一年杖六十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每百里爲

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毋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于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宋濂為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卻之

潞州貢人參。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用止之。遂以死中種田數十畝。毋耕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

爲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常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
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乙酉遣田儆程斗南等使緬國。不至而還

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古城接境。謂之緬甸。元時
最強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
儆等齎詔往諭之。值安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
二年餘。不得進。召還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
章康同僉而還○乙未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

勑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
得不知。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此確論也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為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為上智爾其勉之

十二月詔使王禕遇害於雲南

禕秀爽奇敏初徵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歷官漳州通判召脩元史拜翰林

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脩五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曽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詣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

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禕始

戊戌。詔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爲尼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著爲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詔定親王國中居名

其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召諭太子宮臣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孰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

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講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矣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

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為之記

詔釋成安縣丞唐詢之獄

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涖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三年自獄中上書陳情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三年若不幸而死詢何辜即命釋之逮問其官吏淹禁者

太原府繁峙縣主簿王文采爲大同知府

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
驗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
宜陞擢以旌異之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
○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
寧等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等處俱送
京師○勑諭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
滎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還
京○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叅
政

〔…〕劉仁鄭九成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傚雖嶺海之遠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

告之不從、誅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
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壬辰、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安南陳叔明遣使
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煓代視事、許之○夏四月己亥、都
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
討平之○癸卯、命置鐵冶所官
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
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
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蘄
州府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

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國冶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復鎮北邊○召廣東行省叅政汪廣洋入為左御史大夫○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故蒙古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故蒙古叅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五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類皇明寶訓從

五月丙寅朔。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士進。命藏之金櫃。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則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壬申。高麗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先是高麗王顓遣使金甲雨等貢馬五十疋。甲雨匿馬二疋。欲自進於東宮。詐言道亡二疋。而以己馬足之。上以其不誠。却其馬。賜顓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誼鄭它等奉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大府監。按元時有太府監。主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麗入貢已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　上命還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考定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濫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

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日本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

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

三百八人

壬戌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荅兒千戶剌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劒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可里北趨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氊帳爲廬舍產多騾馬羊牛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荅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爲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帖

里

秋七月甲子朔增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圜丘第一成設昊　上帝正位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

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於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鎮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設於海瀆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祇正位仁祖配位如圜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鎮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分設於海瀆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遣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酒但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戊戌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詔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欵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

若所為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終斃於大理之手斯三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刼於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咸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甲辰遣使齎詔諭大理

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内雲擾。羣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番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丙辰。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

豈人力所能爲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蘊莽操懿温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送款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乎又不知輕重若何。乎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

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
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
者也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
年今聞奧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
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
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
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
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
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

迷。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既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冬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先是貴妃孫氏薨。勑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勑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

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内外有所遵守其敘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朞曰齊衰不杖朞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 上親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託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群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

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巳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忿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

以復安王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
悲思之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自
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
年。才疎德薄。日久處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屢
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
歿於戰陣。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高年妻寡子幼無
且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
屬乖離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
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

優。今詔令下有司用心體訪，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軍官，間有鎮守邊境，身死邊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卽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奏進送至京，官爲存養。其南北征伐軍士歿於邊遠，其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奏送至京，官爲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幷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官遠方，歿

於任所妻子貧窮不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乎君臨天下者所以為民也或君願治而民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儒而臣則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毋倚法為奸以干刑憲○又釋罪詔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儒君承業權由姦佞因有大赦雖開釋君子之過愆而奸頑之徒得為漏網之魚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為天下生民主恒恐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有條陳獄囚若果故犯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

以兵部員外郎楊其為山西按察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

權爲廣西按察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脩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愚之末庶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慾可不慎哉

乙卯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

庚申罷禮部尚書牛諒諒初爲尚書以怠職降本部主事復爲尚書仍不任職罷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江左陸翀之手校